按语：

《胶东文学》2026年第11期“文学烟台”栏目推出谢书梅的组诗《草木未歇，榴风入夏》。诗人写风、写雨，写花、写鸟，以常见之物描绘人间图景，用自然、美与和谐细腻呈现生命中的新生与消逝、渺小与坚韧、缺憾与祈愿，带领读者领悟平淡安然的人生况味。



作者简介

谢书梅，山东栖霞人，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等，出版诗集《播种一亩星光》。

诗人的话：我写花朵的盛开与凋落，陶罐的缺口与沉默，海螺的呼吸与遗憾。这些都是我感受世界的媒介，借助它们，我一次次与自己相遇，如同蝴蝶自由起舞，如同陶罐接纳缺口，如同海螺思念涛声。辽阔的山川与渺小的花草，我都深爱。春有归期，夏有来处，消逝与新生同在。我想用诗歌留住感动，在美好的光阴里，慢慢读懂生命里的沉静与坚韧、获得与失去，以及对未来的求索与向往。

草木未歇，榴风入夏

谢书梅

有寄

辛夷花落尽了春天，流苏信守素约
铁线莲提着裙角，斜倚在篱笆上
像一个个明媚的词语
到了五月，雨就生出云烟
生出一帧天青色的江南

鸟鸣，落满阳台的花枝
杏树一边结着果实，一边叹春风
每一枚青果里，都生长着一个夏天
青鸟和风，拂动一顷幽蓝

此刻，麦子熟了
霜雪的冻斑，牛羊的啮痕
结痂成芒
岁月拧不弯的，终将修成硕果

初夏的夜晚

蛙鸣，从檐角的陶罐溢出
星光与月光对饮
桃花被流水搬运，花瓣一直落
仿佛要落尽身体里的火焰
婆婆纳，紫花地丁，还有苍耳
占尽万顷春色和星光
风一来，它们的眼睛里便涌动着大海
纷纷落进月色里。春水老去
柳笛绾住半截云袖，白蝴蝶轻移舞步
刚好在这里落下
在四季轮转里，我一次次遇见自己
遇见自己是那只白蝴蝶
在繁花落尽的光阴里，安心结着自己的茧

泼彩

一截山墙，被蔷薇花唤醒
羊群，被放牧在更高处的天空
草木未歇，她们用茂盛的轻
与春天交换鸟鸣

蝴蝶停驻在迷迭香上，用翅膀合拢一截光阴
湖水，藏了一小段微风
在替这个喧嚣的人间，做宁静的梦

六月，将山川泼了两笔重彩
一笔深墨，褪尽夜凉
任天地撞水
一笔群青，枕晓色醒来
凭山川撞色

在这个明亮的人世，一切事物
宏大的，渺小的
都被深爱

海螺

潮声退去，大海遗落了一枚心事
在沙滩
波涛再也触摸不到的地方
它与大海，互为悬崖
螺旋形的铁链，锁住了
蔚蓝色的记忆
倨强的骨血，千万次地重复
聆听尘世的风声
一圈一圈纹路里
是大海亘古的呼吸

波浪奔涌，海螺
裹紧身躯
它怀抱的涛声里，有一朵凝固的浪花
一小块静止的海
寂寞的深渊，以及
远方的梦
它是站在水岸的那个女人的一段沧海
也是，那个捡贝壳的小男孩儿的
未曾抵达的远方

初夏的信

东风尚软，浅夏初长
荒野展开整片绿色，润好笔笺

流苏埋头造雪
对一片白色，执迷不悟
菖蒲收住悲伤，从《诗经》里出走
接住一簇阳光
荷叶侧脸，向蜻蜓描述田田的路径
几滴蛙鸣亮出星子
麦子漾着金浪，纷纷举起青芒
犁铧的记忆，在凡·高的守望里结痂

纸短情长，初夏来不及写下句点
光阴，跳转到下一页
雷雨和风暴，即将
为她加冕

陶罐

在老屋的墙根下，静卧观天
生于泥土，所以
与土依偎。被一层层菜蔬铺垫
然后与盐粒亲近，严丝合缝
有时，也装无用的雨水
会有小鸟来饮
空了的时候，也无所谓

少时，盛过我的笑声
夏天的夜里，我能看到
你怀抱一枚月亮
在微风里，晃呀晃
有树影落进去，有蝉鸣冲出来

现在，我们如此相似
深沉如一个旧年代
都习惯于沉默，有着缺口与裂纹
纹路斑驳，双眼浑浊
再也摁不住体内的盐分，以及人间的
一些沉闷的雷声

那时，微风爱着湖水

最后一片雪化的时候，整座山坡
闪亮了一下
小草，绝地返青
捧着汹涌的绿色，跑遍旷野
一棵老柳树，横卧溪边
风从柳枝下的一截水里生出来，踮着脚尖
那时，微风爱着湖水
白鹭还在《尔雅》的第十七篇里，飞过丛林
翻出鸟鸣

鸟鸣很长，长到我以为
春天不会结束
直到，峪嶝寺的钟声落了
一下又一下，留给人间的悲悯
既沉默，又震耳欲聋

微信小店
发行电话：
0535-6821983



更多作品请阅读《胶东文学》2026年第11期

风物咏

始见黄山真

刘为民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句流传千古的话，早在出发前就把我的心勾到了天上。然而，真正踏上黄山的石阶，迎接我的，却不是想象中的仙境——而是雨，是雾，是没完没了的石阶。

细雨蒙蒙，缆车停开，只能徒步登山。雾裹着雨，能见度不过数尺：山是白茫茫的，天是白茫茫的，连脚下的石阶也像要融进雾里去。石阶是青灰色的，被雨水浸得发亮，一级一级，又陡又窄，像一架斜斜插上天的梯子。路旁的奇松，针叶上缀满了水珠，风一过，扑簌簌地落下来，凉丝丝地打在脸上。迎客松立在路旁，隔着雨雾，它那斜斜伸出的枝臂也显得模糊、疲惫，像一位被雨淋湿了衣衫却仍固执地伸手迎客的老者。没有云海，没有奇峰，没有传说中“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惊世容颜。双腿酸软，气喘吁吁，我几乎要怀疑：这一趟，怕是白来了。心里的那团火，被这无边的雨雾一点点打湿、泡软，几乎要熄灭了。

“登黄山，焉能不看云？”同伴也叹着气。可天公不作美，我们只能埋着头，一脚深一脚浅地向上爬。石阶在雾里延伸，像一条灰白的蛇，盘了又盘，总也看不到头。我的裤脚早已被雨水打湿，沉甸甸地坠在脚踝；额角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雨还是汗。我忽然想起，徐霞客当年两度登黄山，也曾逢雨遇雾、久候云开，方得窥其真容——原来，仙山从不轻易示人，它要先磨去人的急躁与轻狂，才肯露出真容。

终于，我们攀上了光明顶。风忽然来了。先是隐隐的，像远方有人吹响一支低沉的箫；继而渐紧，把我的衣角吹得猎猎作响，把满脸的雨雾吹干、吹净。雾，就在这一阵风里，像一匹被猛然扯开的纱，一层、一层地散了。天地——豁然开朗！

我几乎要叫出声来。脚下，云海正翻腾着：起初是薄薄的一层，像给山谷铺上一床棉絮；俄顷便翻涌起来，如千万匹银色的马，奔涌着，咆哮着，一直涌到天边。一座座山峰从云海里探出头来，近的浓翠，远的浅黛，如岛屿，如孤舟，在白色的浪涛里若隐若现。莲花峰亭亭而立，峰尖攒聚，仿佛一朵盛开的青莲，瓣瓣舒张，直插云霄；一旁的天都峰险峻如削，只在腰间系了一缕云带。远处的天际线，正被落日镀上一层碎金，云浪由洁白而浅橙、而橘红，恍恍惚惚，像是谁在天地尽头燃起一炉晚霞。奇松从绝壁的缝隙里探出身来，虬枝盘曲：有的如龙，俯身饮涧；有的如凤，昂首欲飞；有的斜斜张开手臂，像在邀我同游。松针上的水珠在夕阳里一闪，像谁不经意遗落的星子。风里有松脂的清苦，有云海的湿润，有远山若有若无的鸟鸣，一缕凉意顺着舌尖漫过——这一刻，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息、我的心，都在同一天地里醒过来了。

“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我立在万仞之巅，忽然懂了徐霞客这句话的分量。李白说“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可他没见过此刻的云海，没见过这雨后初霁的黄山。怪不得古人要说“黄山归来不看岳”——看过了这样的山，还有什么山，能再入眼呢？

天色向晚，我不得不转身下山。来时的雨雾，已被我抛在了山腰；而我的心，却留在了光明顶上。我忽然明白，黄山待人是吝啬的，也是慷慨的：它先用一场雨，磨去你的急躁；再用一阵风，还你一个天地。原来，所有的美好都值得等待，而这等待本身，就是一座山给我们上的第一课。